

# 乃孫作祖己鼎

游國慶



乃孫作祖己鼎

## 緣起

國立故宮博物院自北京故宮遷徙來台的銅器中，有屬於商末周初的大型青銅鼎，先前展陳於新展館三樓的東西側穿廊，分別是帶有銘文的柵祖丁鼎（原稱「子荷貝祖丁鼎」）、乃孫作祖己鼎、引作文父丁鼎，以及無銘文的獸面紋鼎，四件大鼎造形均極雄偉凝重，紋飾亦極精雅富麗，足為商周之際青銅重器的代表：

柵祖丁鼎，通耳高八五·五公分，口徑五九·四公分，重九四·六五公斤。銘文三字：「柵，祖丁。」

乃孫作祖己鼎，通耳高八一·八公分，口徑五八·三公分，重七九·六五公斤。銘文二行十一字：「乃孫作祖己宗寶甞量，匚賓」。

引作文父丁鼎，通耳高七五·九公分，口徑五四·五公分，重六三·六五公斤。銘二行八字：「引作文父丁量，畎饗」。

獸面紋鼎，通耳高七四·七公分，口徑五〇·七公分，重四〇·六五公斤。無銘文。

四器之中以獸面紋鼎的鑄作時代最

早，柵祖丁鼎的量體最大最重，乃孫作祖己鼎量體略小，雖列為第二「重」器，但其銘文最長、紋飾最精美，故在三〇一與三〇二室改置（毛公鼎）、〈宗周鐘〉（《鐘鼎彝銘》展）、〈翠玉白菜〉、〈肉形石〉（《天人合一展》）後，遂將乃孫作祖己鼎移至三〇五室「吉金耀采——歷代銅器展」的入口首位。本文即針對此鼎之造形、紋飾與銘文，作更深入的賞析解讀，以續為好古敏求者之青銅饗宴。

## 著錄

乃孫作祖己鼎。著錄號為寅一，故銅二三四三，原藏在清宮的重華宮（著錄：三代三·二二·三，續殷上四·一，故宮七期，故圖下上七，綜覽一圖版頁一七鼎一八九，集成二四三二，總集〇九六六，通鑑一四四八，金文資料庫四三二）。

## 形制、紋飾

平沿方唇，一對立耳微向外張，圓鼓腹，圓底，三條柱足。口沿下頸部飾以六稜為鼻界組成的兩式獸面紋一道，一式為「下卷尾連身獸面紋」

附飾刀尾夔龍」，另一式為「上卷歧尾獸面紋」附帶後刺足爪」，兩種紋樣相接成帶狀，獸面紋口內（上顎）有一獠牙。柱足上部飾浮雕卷角獸面紋與弦紋三道，每足各有一稜為獸面紋鼻界，獸面紋口內有上下交錯的兩顆尖獠牙。

## 銘文

鼎內壁鑄銘文二行十一字：「乃孫作且（作祖）己宗寶甞量，匚（報）賓」，考釋如下：



一、乃孫：你的孫輩

唐蘭曾說：「陳介祺藏一蓋云『且日辛，乃孫乍寶蓋』，故宮藏一巨鼎云：『乃孫乍且己宗寶』，乃孫：即仍孫，《爾雅·釋親》『舅孫之子曰仍孫』，所言世數雖不可信，然仍孫之名，古固有之」（《周王胡鐘考》）。

茲查銘文有「乃孫」辭例之銅器



乃孫作祖己鼎 上卷歧尾獸面紋—附帶後刺足爪

乃孫作祖己鼎 下卷尾連身獸面紋—附飾刀尾夔龍

另見：

祖日庚簋，西周中期前段，通高一五·七、口徑二二公分，重三·六四公斤。原藏陳介祺，現藏上海博物館。內底鑄銘文二十一字：『且（祖）日庚，乃孫乍（作）寶簋，用筮官（世享）孝，其子子孫其永寶用，官羊』。

祖日庚簋，西周中期前段。陳介祺、日本川合定治郎舊藏，現藏日本奈良天理參考館。內底鑄銘文二十一字同。上器，形制紋飾亦同，知為同組禮器。

乃孫晚鬯，商代晚期，通高四一·八、寬三九、口徑一八公分，重一一·三四公斤，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。內壁有銘文十七字：『乃孫晚作祖甲鬯。其原尸弗述（墜），（賓）貝，其作彝』。

以上諸器「乃孫」所祭者為「祖日辛」「祖己」「祖日庚」「祖甲」，依甲金文通例祭父者為其子輩、祭祖者皆其孫輩，則「乃孫」實直指「祖日辛」「祖己」「祖日庚」「祖甲」之孫，為作器者面對祖父輩祭祀時的

自稱，唐蘭之說恐待商榷。



二、乍且己：即「作祖己」

專為祭祀祖父「己」而鑄作。於天干（甲乙丙丁：等十干）「己」日祭祀之祖父稱「祖己」。



三、宗寶：陳祀於宗廟之寶器

「宗寶」一詞亦見於以下諸器：  
伯遊方鼎，西周早期。內壁鑄銘文十字：『伯遊作厥宗寶尊彝，鼎旁』。  
保尊，西周早期前段（成王世）。通高二四·五、口徑一八·五公分，重二·三公斤。傳一九四八年河南洛陽出土，現藏於河南博物院。足內鑄銘文四十六字：『乙卯，王令保及般東或（國）五侯，誕兄（脫）六品，蔑曆于保，易（錫）賓，用作（作）父』。

屈萬里以為「甝」字是陶器銅器上雲雷紋、勾連雷紋的象形字，「甝」和「𪔐」都是其後起字（《釋甝》），《歷史語言研究

七六三頁引于省吾語。

于省吾曰：「甝應讀為旨，二字雙聲疊韻，甝屬知紐，旨屬照紐，古無知照齒舌之分：，《書·皋陶謨》：『輔敵締繡』，鄭注：『締讀為甝，甝，鉄也』。刺文就是今之所謂刺繡，刺繡的文彩美麗，所以引申義為脂美」（《金文常用字典》卷七，七六三頁引于省吾語）。

四、甝量：有精美紋飾的盛食大鼎

甝字甲金文象陶器和銅器上的雲雷紋與勾連雷紋，後亦施於織繡，所以文獻上訓為刺繡，引申而有盛美之意。或讀為旨，二字音近可通，旨，美也。



方鼎，西周早中期則成為酒器尊、卣的專屬用辭，其他器類未見，這現象是否與宗廟陳設的禮制轉變有關，還待進一步探討。



乃孫作祖己鼎 柱足上飾卷角獸面紋

癸宗寶尊彝，造于四方，會王大祀，宥于周，才（在）二月既望」。保卣，西周早期前段（成王世），通高二五·八、口徑九·四×一二·二公分，重三·二五公斤。傳一九四八年河南洛陽出土，現藏於上海博物館。蓋、器同銘，各四十六字：『乙卯，王令保及般東或（國）五侯，誕兄（脫）六品，蔑曆于保，易（錫）寶，用作（作）文父癸宗寶尊彝，造于四方，會王大祀，宥于周，才（在）二月既望』。公卣，西周早期，通高三五、口徑一六×一九公分，重六·六公斤。一九八七年九月江西廣豐縣排汕鄉卅八都村出土，現藏於廣豐縣博物館。失蓋，內底鑄銘文六字：『公乍（作）宗寶尊彝』。叔造父尊，西周早期後段，通高一四·一、口徑一八·九公分，重二·一五公斤。一九六四年河南洛陽市北窯村龐家溝西周墓地（M3476）出土。現藏於洛陽市文物工作隊。內底鑄銘文十一字：『叔造父作召公宗寶尊彝，父乙』。

作宗寶彝卣，西周早期，通高二五、口徑一三·八×一六·八公分，重四·一八公斤。現藏上海博物館。蓋、器同銘各四字：『乍（作）宗寶彝』。旁尊，西周中期前段。原藏陳介祺，現藏日本小川睦之輔氏。內底鑄銘文九字：『周免旁乍（作）父丁宗寶彝』。斝方尊，西周中期前段，通高二三、口徑二〇·五公分，重三·五二公斤。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。內底鑄銘文十五字：『斝乍（作）父乙宗寶尊彝。子子孫孫其永寶』。從上舉伯遊方鼎銘：「作厥宗寶尊彝，鬲」（鬲疑是族徽），可知其他各尊與卣的銘文：「作父某宗寶尊彝」、「作宗寶尊彝」、「作宗寶尊彝」，應即「作厥宗寶尊彝」的省稱，「寶尊彝」是商周青銅禮器的通名，乃孫作祖己鼎銘：「乃孫作祖己宗寶甝量，匚寶」，「宗寶」也應是「作厥宗寶尊彝」之省，表示是鑄製其宗廟陳祀所用的重寶禮器。「宗寶」二字商周初施於食器的大圓鼎和

所集刊》第三十七本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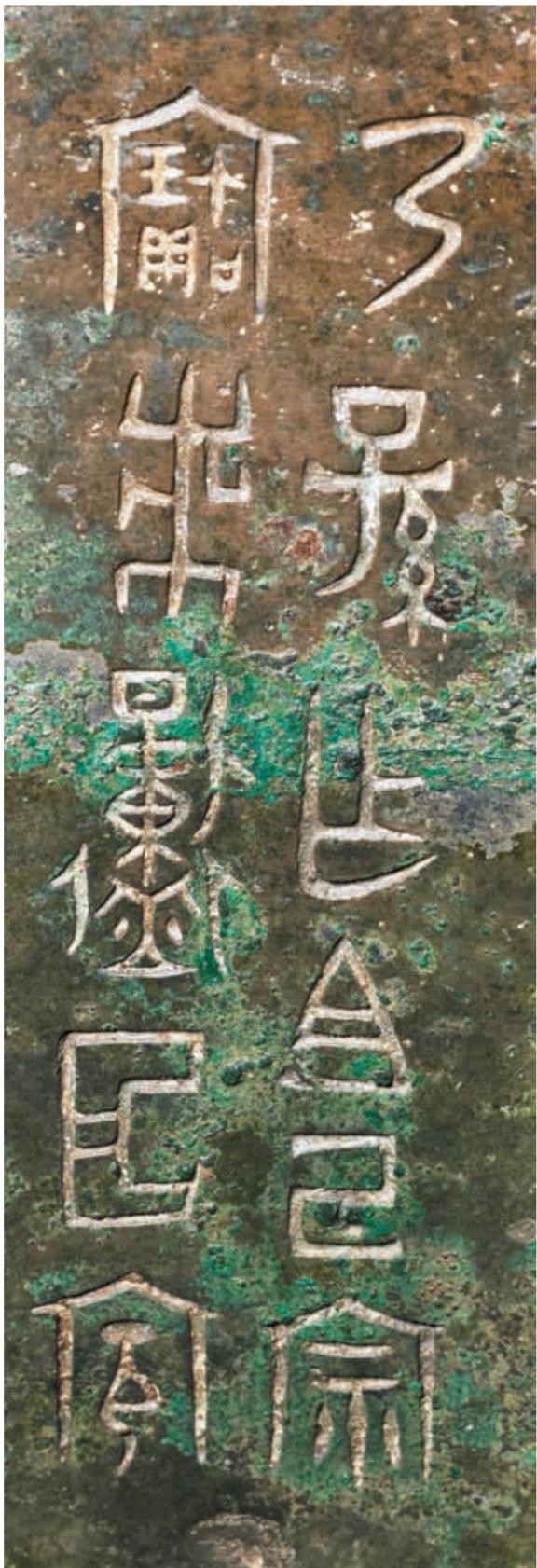
張亞初言：「甝字在文獻上訓為刺繡，引申之，則有盛美之意」（《周厲王所作祭器胡尊考》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五輯）。

于說甝通旨，美也，以形容容量鼎之美，從聲韻關係看自然可以說得通，但若結合屈氏、張氏之說，將甝視為銅器上雲雷紋、勾連雷紋的象形字，引申擴大為一切盛美繁麗的銅器紋飾，再轉而形容刺繡的美麗文彩，因之增生「甝」和「𪔐」二字，猶存其盛美之意，或許更能符合「甝」之構形本義及其與「甝」「𪔐」的演變關係。

- 一、「甝屯」「屯甝」，讀為甝純，指有花紋刺繡的衣服滾邊。金文中習見。
- 二、族徽：見亞甝甝、甝爵、甝土旅甝。
- 三、人名：見叔甝甝、大保甝戈、太保甝戟、寔盤（「史甝」）。
- 四、其他：同音假借。

甝，讀為致，送至也，九年衛鼎：「王大甝」，甝，讀為佚，胡簋：「寶甝朕心」，寶甝，讀作廣佚，寬廣安樂也。甝，讀為至，善也，曾伯黍簋：「元武孔甝」，甝，讀為職，晉公益「固親百甝」。

量字鼎銘的篆形从上有重、匕或釋「餗」（高明《古文字類編》），《說文》：「餗，鼎實，惟葦及蒲，陳留謂鍵為餗，从高速聲。餗，餗或从食速聲」。段玉裁注：「此有奪，當云：鼎實也。《詩》云：『其餗維何？維筍及蒲』，或曰：『筍作葦者，三家詩也』」。《玉篇》：「餗，鼎實也」。《易·鼎》：「九四鼎折足，覆公餗」。孔疏：「餗，糝也，八珍之膳，鼎之實也」。糝是米菜參和的食品，故餗本指鼎中所盛的米菜食物，藉以泛指佳肴美食（參《漢語大字典》，一三二六、一八五一、一九〇八頁）。唯此字上部的量旁或省似東，又訛似束，然終非從束，釋「餗」於形不可通，疑非是。（師走金（銜）鼎，辱鑿家隔有从辱聲的辱字，《廣雅·釋詁》「辱，鼎也」，



鼎內壁鑄銘文2行11字：「乃孫作且（作祖）己宗寶甞量，匚（報）寶」。

《玉篇》「辱，大鼎也」，辱，从辱聲，古音曰母屋部，速，古音心母屋部，聲近韻同。諫若作為器類名，當是此字之假借。參《漢語大字典》，一九〇八頁。

或釋「糧」——高田宗周以其字从皿、匕、量會意兼聲，古文皿、米通用，以「齋」字或作「粢」為證，定為「糧」之異文（《古文字詁林》十一冊，八九〇頁）。《說文》：「糧，穀也」。桂馥《說文義證》：「糧乃行者之乾食」。《書·費誓》：「峙乃糗糧，無敢不逮」。《詩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乃裹糗糧」，糗糧、糗糧均指以炒熟的米、麥製成的乾糧，以供軍旅行道上食用。故高田氏釋作

「糧」雖於形於聲可通，於義卻不合銘文詞義。

宜釋「量」——甲文「量」字，从東易聲，東象囊形，故有盛重物而量之義（參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陽部，一八八頁），鼎銘此字从鬲上有量、匕，高與鼎、皿於金文偏旁往往互通，如「甗」下从鬲亦从鼎、「齋」下从皿、从鬲亦从鼎（參《漢語大字典》，一九〇六頁，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脂部，三〇九九—三一〇六頁），从鬲或从鼎以示為容器，从匕以取食（鼎側往往伴出匕），从量以表盛重物而量之。「量」作為計量銅鼎的專名，見於戰國《廿七年大梁鼎》，銘一行

二十字：「梁廿又七年，大梁司寇肖（趙）亡智鑄為量，庚（容）半齋，下官」，半齋約三六〇〇毫升（參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四，器號九〇一，五九八頁），我們詳考鼎銘此字（从鬲上有量、匕）於金文辭例中的使用狀況，可以確定它在商至西周中期前，曾作為一種特殊用鼎的別稱。而戰國《廿七年大梁鼎》的「量」字，則可能正是此古老稱謂的孑遺。其辭例如下：

(1) 作□□量——引鼎、作冊豐鼎、木工冊鼎  
引鼎（泓鼎），商代晚期，通高八一·六、口徑五四·五公分，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。內壁鑄銘

文八字：「引（泓）作文父丁量，取錢」。

作冊豐鼎，商代晚期，通高一五·六寸（一五·六寸約為四六·八公分，高度接近五〇公分）、腹深九·八、口徑一二·一寸，重五三·五斤（博古）。原藏張詔（復齋）。造型與大孟鼎相同。內壁鑄銘文廿八字：「癸亥，王弋于作冊般新宗，王賞作冊豐貝，太子錫東大貝，用作父己寶量」。

木工冊鼎，西周早期，內壁鑄銘文七字：「木工冊，作妣戊量」。原藏清宮，清乾隆欽頒內府周器十事在曲阜孔廟，此其一（積古），現藏山東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。

(2) 作□□寶量——蛛冉鼎

蛛冉鼎（蛛冉作父乙鼎），西周早期，通高七四、口徑五五、腹深三六公分，重五四公斤。內壁鑄銘文七字：「蛛冉作父乙寶量」。

一九八二年一月陝西長安縣灃西公社新旺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。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。

(3) 作□□尊量——董鼎、聞方鼎

董鼎，西周早期前段，通高六二、口徑四七公分，重四一·五公斤。內壁鑄銘文廿六字：「匚（燕）侯令董錫太保于宗周，庚申，太保賞董貝，用作太子癸尊糧，卍母」。一九七五年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黃土坡二五三號墓（M253.12）出土。現藏首都博物館。

聞方鼎，商代晚期，通高五二、口縱三〇·六、口橫四〇·六公分。體呈長方槽形。腹壁鑄銘文廿四字，內底鑄銘文四字：「丁亥，戈孔賞又正聞要貝，在穆，朋二百，聞揚戈孔賞，用作母己尊量。/亞其侯疑」（器主名或釋聯，疑當隸作「聞」，從人豎雙耳以有所聽聞也，下部之人並聲化為文聲）。一九七三年五月遼寧喀左縣北洞村~號西周窖藏出土。現藏遼寧省博物館。

(4) 作□□宗寶甞量——乃孫作祖己鼎

乃孫作祖己鼎，通高八一·八、口徑五八·三公分，重七九·六公斤。內壁鑄銘文十一字：「乃孫作

祖己宗寶甞量，匚（報）寶」。原藏重華宮（故宮二七期）。

(5) 作□□寶量鼎——禽鼎  
禽鼎，西周中期前段，通高三五、口徑三二公分，重一〇·五公斤。內壁鑄銘文十五字：「禽作文考寶量鼎，子子孫孫永寶，亞東」。一九八一年冬陝西長安縣斗門公社花園村一五號西周墓（M15.13）出土。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。

總結上述：「量」作為商周之交特大圓鼎與方鼎的一種自名專稱，其高度大多在五〇公分或五〇公分以上，銘文稱「作：量」「作：寶量」「作：尊量」「作：宗寶甞量」「作：寶量鼎」。銘文於器名位置或單稱「量」、或加形容詞稱「寶量」「尊量」「宗寶甞量」，足證其為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某禮制中一種大型鼎的自名專稱，沿襲既久，其禮制型名的專屬性漸被遺忘，於是有非大型鼎的「量」出現於西周中期，並加著一「鼎」字為「量鼎」以資註明，西周中期前段禽鼎銘：「作□□寶量鼎」足為徵驗。



商晚期 乃孫作祖己鼎 通耳高81.8、口徑58.3公分，重79.65公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口沿下飾獸面紋一道，有六稜，足飾獸面紋與弦紋三道，每足各有一稜。

「量」由單稱、至前加形容詞稱「寶量」「尊量」「宗寶甝量」，至後加著一「鼎」字為「寶量鼎」的演變歷程，與「齋」頗為相似。



五、匚賓：複合族徽

此複合族徽除乃孫作祖己鼎外，亦見於：

匚賓鼎，西周早期，內壁鑄銘文六字：『匚（報）賓，作父癸彝』。傳陝西出土。現藏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館。

賓匚爵，商代晚期，鑿內鑄銘文二字：『賓匚（報）』，現藏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。

複合族徽是一個家族分化二氏，或兩個家族結盟共組的歷史遺留，今日客家「范姜」複姓的形成，或略近於茲。由上舉二器銘之辭例看，『匚（報）賓』應即商末周初的一個複合族徽。

現有單獨作為族徽的用例下，直接當「報祭」解似亦可行。

換言之，全銘「乃孫作祖己宗寶甝量，匚賓」，我們可讀作：「您的

匚，本象受物之器，作為祭名通「枋」（从示），象置神主於方龕中，即甲文常見的「報」祭（「枋」（从示）、「報」二字雙聲），《國語·魯語》韋昭注：「報，報德之祭也」，是在門內祭祀先祖的專名（參《古文字詁林》九，頁一〇一〇—一〇一一）。金文出現僅上舉三例，均與「賓」同見。

賓，商周初甲金文「賓」字（「下口（人）、止，象人至屋下，其義為賓，西周中期以後之金文與小篆，易从止為从貝者，乃後起之字，古者賓客至，必有禮以贈之，其贈之之事謂之「賓」，故其字从貝，其義即禮經之「饋」也，後世以「賓」為賓客字，而別造「饋」字以代賓字。卜辭稱先祖為賓，《禮記·雜記》：父母而賓客之，所以為哀也。是生則親之，死則賓之，故殷周間稱先王為「王賓」。參《古文字詁林》六，頁二〇一—二〇七），可知金文中的「賓祭」應是對已逝尊親的一種祭儀。

坂方鼎，商代晚期，通高二〇、口橫一六、口縱一三公分。內壁鑄銘文三十七字，內底鑄銘文一字：

孫輩為「祖己」鑄作陳祀於宗廟之寶器——有精美紋飾的盛食大鼎，未署

複合族徽「匚賓」，也可讀作「祖己啊！您的孫輩們為您鑄細心打造這

『魚』：內壁：『乙未，王賓文武帝乙，彤日，自闌侷，王返入闌，王賞貝，用作父丁寶尊彝，在五月，唯王廿祀又二』。現藏保利藝術博物館。

賓婦丁父辛卣，商代晚期，蓋、器同銘，各五字：『賓，帚（婦）丁父辛』。原藏潘祖蔭（綴遺），現藏上海博物館。

盳匚甬觥（般觥），西周早期，高五·一、腹深三·五、口長六·四六、口寬三寸，重四·六八七五斤（西清）。失蓋。內底鑄銘文十四字：『王令般兄（貺）米于盳匚甬，甬用賓父己，來』。原藏清宮。

賓母觚，商代晚期，圈足內鑄銘文二字：『賓母』。現藏故宮博物院。

由諸器銘文所示，「賓」可作為祭名，但在賓婦丁父辛卣、賓母觚中也可視為族名。

### 結語

回看「匚賓」二字，就商周金文的格式言，應該即是常見落款於銘末的複合族徽，這也是展覽現場說明版對銘文的解讀。但在「匚」字尚未發

口有精美紋飾的盛食大鼎，以作為陳祀宗廟的寶器——在報祭與賓祭時陳設使用」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